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六十二回 打虎將有心結拜 盧公子無意聯姻

且說人看不得怎麼堅壯，都架不住生玻天錦天生就是皮糙肉厚，天生神力，雖生貧苦人家，究竟日後造化不小。烤虎肉喝涼水，焉有不病之理？睡夢中就覺著內裡頭著火的一般，大吼了一聲，眼前一發黑，頭顱一暈，復反躺於牀上，把大家驚醒。燈燭未息，大家一看，見天錦眼睛往上一翻，四肢直挺。呼喚了半天，一語不發。眾人一怔，展二老爺叫家人趕緊去請大夫。不多時請來，進書房與天錦診脈。大夫說：「就是停食。」開了個方兒。大夫去後，天光已亮。抓了藥來，煎好教他吃將下去，拿被窩一蓋，見了身透汗，立刻全愈。就是一件，好的快，重勞的快。什麼緣故？病將一好，還是大吃大喝，誰人攔擋不住，一頓就重勞。又請大夫，又是一劑藥就好。一連重勞了六七次，可急壞了打虎將了，每天進來瞧看。盧珍也是著急，惦念著襄陽天倫的事情，心中煩悶：「天錦哥哥病勢老不能愈，又不能將他扔下走了。」可巧國棟進來說：「我大哥哥還沒好哪？」盧珍說：「沒有呢。」國棟說：「好容易交了個朋友，又要死。盧哥哥，你會本事不會？」盧珍說：「不會。」國棟說：「你怎麼不教我丁大舅教教你？」盧珍說：「我笨嗎。」國棟說：「你要愛學，我教教你。」盧珍說：「可以。等候著有工夫的時候，跟你學學。」國棟說：「咱們這就走，上花園子，我教教你去。」盧珍雖不願意，也是無法，教國棟揪著就走，無奈之何，跟著到了花園子。盧珍一想，也是閒暇無事，一半拿著他開開心。

那個國棟本是個傻人，就把兩根木棍拿來，說：「我先教給你『潑風□八打』。」

盧珍接過棍來，說：「我可不會，咱們混掄一回，誰打著可不許急。」國棟說：「那是我淨打你。」盧珍說：「你打死我都白打。你要打著我，我倒跟你學；你打不著我，我倒不跟你學。」國棟說：「那麼就打。」盧珍拿起棍來，見他也不懂得什麼叫行門過步，劈山棍打將下來。盧珍用棍一支，國棟換手一點，盧珍斜行要步，往外一磕，撒左手反右臂，使了一個「鳳凰單展翅」，又叫「反臂倒劈絲」，聽見「啪」的一聲，正中在國棟的後脊背上，「啪啪啪」削出好幾步去，幾乎沒栽倒。國棟說：「唔呀！你別是會罷？」盧珍說：「我不會。先就說明白了，我不會。」國棟說：「再來。」盧珍說：「咱們就再來。」又是照樣兩三個彎，仍然照樣受了一個掃蕩腿，「撲哧」一聲，摔倒在地。盧珍微微的一笑說：「兄弟起來。」國棟說：「我不用起來了，我給你磕頭，你教教我罷。」盧珍說：「不會，我教給你什麼？」國棟跪下不動，說非教不行。他鬧得盧珍無法，說：「是了，等著有工夫我教你。」

國棟說：「咱們兩個人拜把子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盧珍本不願意，又一思想：「倘若鬧的到展二叔耳朵裡去，憑人家這個待承，要不與人結義為友，也對不住人家。再說國棟也是個好人，這個把子也可以拜的。」隨即點頭。國棟說：「就在這裡拜。」折了三個樹枝插在土上，兩個人衝北磕頭。盧珍大，就跪在太湖石前。盧珍說：「過去神祇在上，弟子盧珍與展國棟結義為友，從此往後有官同作，有馬同乘，禍福共之，始終如一。倘有三心二意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」磕了頭。國棟跪下說：「過往神祇在上，弟子展國棟與盧珍結義為友，有官同作，有打同挨。」盧珍說：「不對，有馬同乘。」國棟說：「有官同作，有馬同乘，這才是有打同挨呢。」盧珍說：「不對，沒有個有打同挨，該當是禍福共之。」國棟說：「這才是有打同挨呢。」盧珍說：「沒有這麼句話。」

國棟磕了幾個頭，轉過來又與盧珍磕頭。國棟說：「咱們這可就是把兄弟了，有官同作呀。就是你作官，我也作官；你騎馬，我也騎馬；你吃好的，穿好的，我也吃好的，穿好的。」盧珍說：「對了，就是這麼個講兒。」

國棟說：「倘若是我，要有人見面就打我罵我，你當怎麼樣哪？」盧珍說：「你我生死之交，我的命不要了，必然要與你出氣。」國棟說：「此話當真嗎？」盧珍說：「要是假的，你別叫我哥哥了。你果有這樣人欺負你，我不與你出氣，我是畜生！什麼人欺負你？說罷。」國棟說：「這個人就在咱們院裡住。」盧珍說：「必是惡霸，你帶我找去，要死的，要活的，就聽你一句話。若要將他要了命，還是我出去償命，與你無干。倒是姓什麼呀？」國棟說：「就是我姐姐。」盧爺一聽，說：「唾！你胡說！我當是誰，原來是你姐姐，虧了你是與我說，要與別人說，教人家把牙都笑掉了。你邀人打你姐姐，你還算了人了？趁早別往下說了，你再往下說，我就不認得你了，你我斷義絕交。」國棟說：「你打算我這個姐姐像別人家的姐姐哪！他與別人不同，力氣大，棍法精，拳腳快，刀法熟，我們動手，我總得跑，不跑就得受他的打，並且不放走，給他跪著，叫『姐姐，親姐姐，饒了我罷，再也不敢了』。這才叫走哪。見頭打頭，見尾打尾，我實無法了，各處找人幫著我打他，總沒有能人。我看著我天錦哥哥可以，他又病了。想不到哥哥你準能打他，有言在先，有人欺負我，你管，這你又不管我了。也罷，你愛管不管罷，你不管，我一輩子也逃不出來了，不如我死了，倒比那話著強。」盧珍知道他是渾人，倘若真行了短見識，更不對了，無奈勸勸他罷，說：「兄弟你想，姐姐是外姓人，在家還能有多少日子？你再忍幾年就得了。」國棟說：「你別管我了，我這就碰死，你去你的罷。」說畢，又哭起來了。

盧珍為難，心中想：「有了，我冤他一回倒行了。我應著幫打，叫他把他誣來，我在山子後面蹲著，他叫我不出去，等他姐姐走了，我再見他，我說我睡著了。只要哄他過了一日半日，我們一走就完了。」想妥了這個主意，說：「兄弟別哭了，我應了，幫著你打還不行嗎？」國棟聽說道：「你管了？」盧公子說：「我管了。」國棟說：「我也不哭了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我去誣他去，你在山石後等著，我將他誣到此處之時，我叫：『救兵何在？』你在山子石後面出來說：『好大膽！欺負我的拜弟，我打你這個東西！』你打他，叫他叫，不叫還打；我也叫他叫，不叫再打，就給我出了氣了。」盧珍說：「你快去呀！」國棟說：「你可得言要應典哪！不然我走了，你跑了，我救兵不在，那可害苦了我了……那可是他打的，明天去，他還打哪，我可得死與他瞧。你要走了，我是個王八，我可不敢罵你。」盧珍無法，只可等著。

國棟的姐姐乳名叫小霞，本是展輝之女。展耀就有一子，是國棟。大太太先死的，大員外後死的，病到□分，叫姑娘過來與叔父、嬸母叩頭，說：「從今後，不許叫叔父嬸母，就叫爺爺娘親。你們夫妻可要另眼看待這苦命的孩兒。」二員外夫妻說：「哥哥放心，我們待他要與國棟兩樣心腸，我們不得善終。大爺，姑娘給什麼人家？」大員外說：「一要世代響譽之後；二要人家單淨；三要文有文才；四要武有武工夫；五要品貌端方；六要本人有官職。」二員外一聽，就知道太難了，說：「大哥，若有一件不全，給不給？」大員外「噉」的一聲，咽了氣了，大家慟哭。發喪辦事將完，二太太又死了。

也把事辦完。姑娘帶著兩個小丫鬟，習學針指，描鸞刺繡，早晚的舞劍，打袖箭，全是展家家傳。國棟可不會。每遇姐倆交手的小節，國棟必敗，姑娘比他強的多多。力氣可沒他大，用的巧妙。國棟輸了，姑娘叫他求饒。每遇動手，回回如此。國棟忌上了小姐。

本要邀天錦，天錦又病了。如今見盧珍又強多了，定好了計，自己到姑娘的院內叫陣。

姑娘出來，短衣襟，手拿木棍，說：「你這幾日沒受打之過罷，又來了。」國棟說：「我拜了老師了，你不行了，快給我磕個頭罷，我就饒了你。」姑娘大怒。二人交手不到□個回合，小爺就跑奔西花園子而來。姑娘在後。進了花園與盧珍見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